



# 漂亮朋友

【法国】莫泊桑◎著

徐潜◎主编 黄秀坤◎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 漂亮朋友

【法国】莫泊桑◎著

徐潜◎主编 黄秀坤◎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黄秀坤译写.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2 (2010. 4 重印)

ISBN 978-7-80626-087-6

I. 漂... II. ①莫... ②黄...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缩写本  
IV. 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404 号

## 漂亮朋友 Piaoliang Pengyou

---

原 著 【法】莫泊桑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黄秀坤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插 图 北京灵动之翼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  
印 数 10 001—1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26-087-6  
定 价 12.00 元



## 导 读

《漂亮朋友》又译《俊友》，被誉为19世纪末法国社会的一幅历史画卷。它描写了19世纪80年代巴黎一个小职员杜洛瓦发迹的经过。他外貌漂亮、善于取悦女人，同时也贪婪无耻、阴险残忍。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由于偶然的机，进了一家报馆工作。他依仗自己的外貌来赢得人们的欢心，特别是使用了各种卑鄙龌龊的手段，逐步向上爬，最后竟成为百万富翁的女婿，巴黎新闻界的红人。最后，他还想进入众议院，实现他更大的野心。作者生动地塑造了这个人物的同时，也刻画了一群围绕着杜洛瓦活动的表面正经其实男盗女娼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漂亮朋友》暴露了当时新闻界的黑幕，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第三共和国建立不久后的法国社会现实，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腐朽面目做了无情的揭露。

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他一生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及6部长篇小说。由于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表示赞赏。但它的尖锐揭露也引来了被刺痛者的攻击。当然，作为中产阶级作家，他无法在小说中真实地写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关系，也无法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叙述书中提到的那些政治事件，这是其不足之处。尽管如此，这仍然不过是白璧微瑕。莫泊桑能通过一个冒险家发迹的经历，深刻地揭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的复杂现象，因而《漂亮朋友》堪称一部揭露深刻、讽刺犀利的社会小说，它完全可以列入优秀的外国古典小说之中。







# 目 录

一、绝处逢生 .....	1
二、混入报界 .....	20
三、初试风流 .....	36
四、报社主力 .....	59
五、宴尔新婚 .....	87
六、政界红人 .....	108
七、政治投机 .....	134
八、捕获猎物 .....	154





## 一、绝处逢生

乔治·杜洛瓦递给女出纳一枚 100 苏（苏，法国辅币名，1 个苏值 5 个生丁，也就是二十分之一法郎，因此 100 苏也就是 5 法郎）的硬币，接过对方找回的零钱，大步向餐馆的门口走去。

他相貌英俊，身材修长，当过两年士官生，有一种军人气质。他以军人的熟练动作捋了捋嘴角的两撇胡子，向那些仍在餐桌用餐的客人迅速地扫了一眼。这像渔网一样撒向四周的目光，正是他所擅长的。

女客们果然抬起头来，向他这边注视着。其中有 3 个青年女工：两个随同丈夫前来就餐，一位是已进入不惑之年的音乐教师。女教师常衣着不整，帽子上总也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她们都是这家普通餐馆的常客。

杜洛瓦在餐馆门外停下了脚步，心中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今天是 6 月 28 日，他身上只剩下 3 法郎 40 苏了。剩下的两天，要么只吃晚饭不吃午饭，要么只吃午饭不吃晚饭。而一餐午饭是 22 个苏，一餐晚饭却要 30 苏。如果只吃午饭，将可省出 1 法郎 20 生丁，这样，他不仅可以在每天的晚餐时买个夹有香肠的面包来充饥，而且可在大街上喝杯啤酒。喝啤酒是他晚间的一大开销，也是他最难以为割舍的一种嗜好。他一边想着一边沿着洛莱特圣母院街走了下去。

街上行人熙攘，他挺起胸膛，横冲直撞地往前走着。他把头上那顶已经很旧的高筒礼帽往脑袋一边压了压，脚后跟在石板地上咚咚地响着。那神气如同一个帅气十足的大兵，在他忽然告别军旅生涯而回到市井之后，对周围的一切——行人、房屋以至整个城市——都感到格格不入。

虽然那身衣装仅值 60 法郎，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令人刮目的帅气。这种“帅气”，未免有点落俗，但却没有半点虚假。他身材修



长，体形匀称，自然卷曲的金黄色头发在头顶中央一分为二。上唇两撇胡子微微上翘，一对蓝眼睛分外明亮，但瞳子却很小。这副模样和通俗小说中的“坏人”毫无差别。

巴黎的夏夜，闷热异常，整个城市像是一间热气蒸腾的浴池。花岗砌成的阴沟口、地下室的伙房不时散发出阵阵腐臭，令人窒息。

街道两边的门洞里，早已脱去外套的守门人叼着烟斗，正坐在椅子上纳凉。街上行人已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无精打采的。

走到圣母院街尽头的林荫大道后，乔治·杜洛瓦又停了下来，不知该往哪里去。他很想取道香榭丽舍大街，到布洛涅林苑的树下去凉快凉快，可是心中又激荡着另一种欲望：希望能意外遇上一个可心的女人。

这艳遇何时出现？他不得而知。3个月来，他无时无刻不在默默期待着。虽然他也曾凭借其漂亮的外表，博得了不止一个女人的青睐，但他总希望能找个称心如意的。

因此，他虽然囊空如洗，但心头却欲火中烧。每当他碰到徜徉在街头的姑娘向他发出种种诱惑，便难以自持。但由于身无分文最终还是忍下来，何况他所期盼的是另一种别具情味的亲吻。

不过他喜欢光顾妓女出没的场所，舞场、咖啡馆甚至街头。他喜欢在她们身边消磨时光，同她们拉上几句，闻一闻她们身上那令人神魂颠倒的香味，纠缠终日。因为她们毕竟是女人，能够让人消魂的女人。

他转了个弯，向玛德莱纳教堂走了过去。各大咖啡馆全部爆满，在强烈耀眼的霓虹灯下，各咖啡馆门前的人行道上也摆满了一排排桌椅，坐满消暑的客人。他们的玻璃杯里盛着各色的饮料，之中还浮着透明的大圆柱体冰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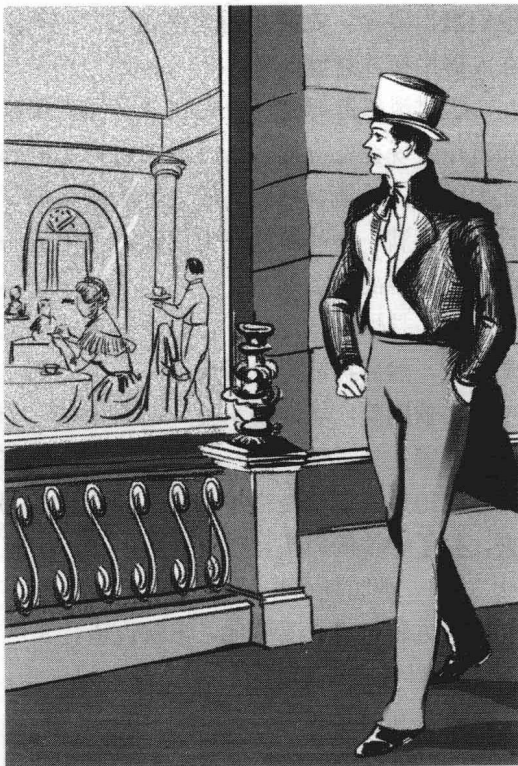
杜洛瓦不觉放慢了脚步，因为喉咙里涌出一种干渴之感。

夏日之夜出现的这种干渴，现已弄得他五脏都灼烧起来，心想现在如果能有杯清凉的饮料，该是多么惬意。可是今晚哪怕他只喝上两杯啤酒，明晚再简单不过的面包夹香肠也就吃不上了。每逢月底便如此捉襟见肘，他真是受够了。





他心中嘀咕道：“他妈的，这口渴竟这么难熬！不过我无论如何也得等到10点钟才到那家‘美洲人咖啡馆’去喝一杯。”于是，他看了看那些坐在路边小桌旁畅饮的客人，迈着轻快的步伐，若无其事地从一家家咖啡馆门前走过，心里却盘算着：他们衣兜里一定装着金币和银币，而且每人至少有两个路易（1个路易相当于20法郎）。而一家咖啡馆至少有上百号客人，加起来



就是4000法郎！“这些混蛋！”他低声骂着，依旧神情不羁地向前走着。要是这时他在哪条街的昏暗角落遇上其中一个，他定会像他在部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时对待农民的鸡鸭那样毫不手软地扭断他的脖子。

于是，他又想起了在非洲的两年军旅生涯，想起了他驻守南部哨卡时肆无忌惮地掠夺阿拉伯人的情景，嘴角又浮起了一丝凶狠而又快乐的微笑。

可是巴黎却不同。他不禁遗憾起自己对为所欲为的军旅生涯的放弃。然而他之所以回来，还不是为了能够有个理想的前程？可是现在呢……他此刻的处境真是一言难尽哪！

他吧嗒了一下儿嘴，好像是看看自己是否真的那么渴。

四周行人步履缓慢，他在心里又骂了一句：“这些畜生，别看



他们蠢得要命，衣袋里肯定装着钱！”接着便哼着欢快的小调，又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起来。

走过滑稽歌舞剧场，他在“美洲人咖啡馆”门前停了下来，不知道是否现在就应把自己已经决定开销的那杯啤酒喝掉，因为他实在太渴了。可他看见街头的大钟刚刚指向9点1刻。他知道，此时只要有满满一杯啤酒放在他面前，他定会一饮而尽。但下面的时间还很长，再渴怎么办？

他还是快快地走开了，心中想道：“我不如先走到玛德莱纳教堂再说，然后再慢慢走回来。”

在歌剧院广场的拐角处，迎面走来一个胖胖的年轻人，他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却一时想不起来。跟在那人后面，搜尽枯肠之后才忽地想起他就是当年在骑兵团服役的弗雷斯蒂埃，于是跨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头，喊了一声：

“喂，弗雷斯蒂埃！”

对方转过身，看着他，半晌说道：

“先生有什么事？”

杜洛瓦笑了起来：

“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我是骑兵六营的乔治·杜洛瓦。”

弗雷斯蒂埃向他伸出两手：

“嗨！是你呀！过得好吗？”

“很好，你呢？”

“我可不太好。回巴黎那年，我在布吉瓦尔得了气管炎，4年来一直未能治愈。现在一年之中总有半年咳嗽不止。”

“是吗？不过你看上去还可以。”

弗雷斯蒂埃于是向他谈起自己的病情，谈起他现在已经有了妻室，又当了记者，而且有些名堂了。

“我现在负责《法兰西生活报》的政治栏目，并为《救国报》采写有关参议院的新闻；偶尔还要给《行星报》的文学专栏撰稿。





我已经混出个样子来了。”

杜洛瓦惊异地看着他。在巴黎短短3年，他变得身体发福，老成自信，鬓角也有些发白，可是他今年还不到27岁呢！

弗雷斯蒂埃又问道：

“现在你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只是散散步。”

“那你先陪我去一趟《法兰西生活报》社，看完几篇稿子我们就去喝啤酒，怎么样？”

“好吧。”

于是他们带着老友重逢的那种喜悦大踏步地走着。

“你现在在巴黎做什么？”弗雷斯蒂埃问。

杜洛瓦耸了耸肩：

“不瞒你说，我现在已食不裹腹。6个月前，我在北方铁路局找了份工作，年薪1500法郎，仅此而已。”

“天哪，这点钱够干什么？”

“是呀，可是我在这里举目无亲，找不到门路。”

弗雷斯蒂埃向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肯定地说：

“老兄，这里一切全凭自己去闯。只要脑子灵活一点，怎么也比你现在强啊！”

“可我到处碰壁。不过最近有人推荐我去佩勒兰驯马场做骑术教官，每年的收入至少3000法郎。”

弗雷斯蒂埃突然停下脚步，“这个工作你可不能干。”

随后又问他：

“中学毕业会考你通过了吗？”

“没有，我考了两次都没通过。”

“没关系。要是有人同你谈起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杰出演说家）或蒂贝尔（古罗马皇帝），你能说上几句吗？”

“这还是可以。”

“要让人以为你知识渊博，关键在于别让人当场识破你的无知。要是碰上难题就设法绕开。而对别人却要借助字典旁证博引，把他



难住，别以为你不如人家”

他慢条斯理地谈着，忽然咳嗽起来，只好停下脚步，等平静之后他有些沮丧地说道：

“我这病总也不好，现在天热，今年冬天我可要到芒通去好好治一治。别的事暂时搁下，身体要紧。”

这时他们已走到齐瓦索尼埃大街的一扇大玻璃门前，玻璃门背面贴着一份打开的报纸。有3个人正站在那里阅读。

玻璃门上方是由煤气火焰排成的几个大字——《法兰西生活报》，十分醒目。行人一走进它，整个身体变得清晰起来，随后又回到黑暗中。

弗雷斯蒂埃推开门，向杜洛瓦说了声“请进”。杜洛瓦进去后，登上一个建造讲究却极其脏乱的楼梯，接着走进一个大厅，两个服务生向弗雷斯蒂埃问候了一句。最后，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停了下来。屋内摆设陈旧，到处铺满灰尘，褪了色的绿色仿天鹅绒帷幔污迹斑斑，而且有很多小窟窿，像被老鼠咬过似的。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弗雷斯蒂埃说。

这个房间有3扇门与外边相通，弗雷斯蒂埃从其中一扇门走了出去。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怪味——编辑部所特有的气味。杜洛瓦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心中未免有点胆怯，但更多的是惊异。不时有人带着小跑从他身边走过。他们从一扇门进来，在他还未看清他们的面孔之前便已从另一扇门口消失了。

在这些穿梭的人中，有身影匆匆的年轻人，手上拿着的纸随着小跑的节奏颤动着；有身着工装的排字工人，雪白的衬衣外长外套墨迹斑斑，下身是呢子裤，很像上流社会的打扮。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手里的印好的纸条儿和刚刚印好的发湿的校样，此外，还进来一位个子不高但穿着入时的男人，外套和裤腿儿紧紧地绑在身上，双脚塞在过于尖的浅帮漆皮鞋里，那是负责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赶回来提供当晚的消息。

另外，又来了好些人。他们神态庄重，头上戴着高筒宽边礼





帽，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这时，弗雷斯蒂埃挽着一位瘦高个儿走了进来，那人三四十岁，身穿黑礼服，打着白色的领结，呈棕红色的头发，两撇卷曲的胡髭高高翘起，甚是傲慢。

只听弗雷斯蒂埃向他说道：

“再见，先生。”

那人握着他的手，说道：

“再见，亲爱的。”接着便胳膊挂着手杖，吹着口哨下楼去了。

杜洛瓦于是问道：

“那人是谁？”

“他就是雅克·里瓦尔，名记者、决斗专家，他刚刚看完自己的校样。他和加兰、蒙泰尔被誉为现今巴黎的3个最为出色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妙趣横生，富有时代感。他每周撰写两篇专稿，一年所得为3万法郎。”

说着，他们二人开始向外走去。这时，从楼下上来一位又矮又胖的先生，气喘吁吁的，衣衫不整，留着长发。

弗雷斯蒂埃低声向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说道：

“他叫诺贝尔·德·瓦伦，是个诗人，长诗《死亡的太阳》的作者。他也是一个一字千金的家伙。不过200行的稿子报馆便要付给他300法郎。我们还是快到‘那不勒斯咖啡馆’去喝一杯吧，我已经渴得受不了了。”

在咖啡馆刚坐下，弗雷斯蒂埃便向服务生喊道：

“来两杯啤酒。”

啤酒一上来，他就把自己的那杯一饮而尽。杜洛瓦则在那里小口喝着，好像在品尝玉液琼浆。

弗雷斯蒂埃一言不发，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忽然，他问道：

“你为什么不试试当个记者呢？”

杜洛瓦愣了半天，说道：

“可是……我什么都没写过。”

“这有什么？万事总有个开头嘛。我可以聘请你作助手，替我



去作些访问，搜集点资料。你每月可以拿到 250 法郎薪水，车费由报馆报销。你如果愿意，我就去找经理谈谈。”

“那太好了。”

“这样吧，你明晚到我家来吃顿便饭。有五六个客人，我的老板瓦尔特先生和他太太，你刚才见到的雅克·里瓦尔，诺贝尔·德·瓦伦，还有我妻子的一位女友，怎么样？”

杜洛瓦有些不知所措，迟疑了半天，说道：

“这让我怎么说呢？……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弗雷斯蒂埃感到很意外，他说：

“是吗？这可不是小事，你知道吗？就算你在巴黎无处可住，也不能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

说着，他把手伸进衣内的口袋，拿出一些金币，挑了两个金路易，放到杜洛瓦跟前，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这钱你先拿去，以后方便的时候再还我。你先去租一套或者分期付款买一套应急，明天的晚饭定在 7 点半，你一定得准时来。我家就在泉水街 17 号。”

杜洛瓦拿起桌上的钱，激动地说：

“非常感谢，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我不会忘记……”

弗雷斯蒂埃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嗨！你看你。要不要再来一杯？”

接着，他转过头喊道：

“服务生，请再来两杯啤酒。”

两杯下肚后，弗雷斯蒂埃问道：

“咱们出去走走，怎么样？”

“好啊。”

于是，他们出了咖啡馆，向玛德莱纳教堂走了过去。

“咱们去哪儿呢？”弗雷斯蒂埃问，“有人说，巴黎人散步都是目的明确，我可不是这样，我每晚出来散步，就是不知道往哪儿走。如果有个女人在身边，去布洛涅林苑转上一圈倒不错，可是不会每次都能如愿。我们现在去哪儿呢？附近有个公园，夏天夜间开





放。人们可以坐在树下，一边喝饮料，一边听音乐。这个公园只是供人们消遣的地方，但门票特别贵，这样可以招徕美貌的女士。过去在缪萨尔也有个这样的地方，不过格调太低，舞曲太多，地方也不大，也没有多少幽暗的角落。只有大的花园才有这种条件，令人心旷神怡！你说咱们去哪儿呢？”

此时的杜洛瓦不知说什么合适，但还是说了一句：

“我还没去过‘风流牧羊女娱乐场’，去那儿看看吧。”

弗雷斯蒂埃不由得叫了起来：

“‘风流牧羊女娱乐场’，天哪，现在去那儿还不烤成肉饼？行，说去就去，那儿还不错。”

两人于是转过身，向蒙玛特关厢街走去。

娱乐场门前灯火辉煌，把十字街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出口处排满了出租车。

弗雷斯蒂埃径直朝里边走去，杜洛瓦从后面拉了他一把：

“我们还没有买票。”

弗雷斯蒂埃答道：

“用不着，我来这儿从来不用买票。”

果然，走到检票处，检票员很热情地招呼他，并且给他选了位置较好的包厢号。于是他和杜洛瓦走进了剧场。

座位上的人几乎都在吸烟，因而场内烟雾缭绕，就连二楼的看台也灰蒙蒙一片。

入口处的墙边立着3个柜台，分别站着三个浓妆艳抹但已不年轻的女人，她们将饮料和色相一同出售。其中一个柜台前正站着一群姑娘在搜寻她们的目标。从她们身后的大镜子里可以看到她们袒露的背脊和过往男士的面孔。

弗雷斯蒂埃分开众人，快步走着，俨然一位大人物到场的架势。

他们很快被女招待带到17号包厢，包厢很小，没有顶篷，地上铺着红地毯，摆着4把红椅，他们坐了下来。

台上有3个身着紧身运动衫的年轻男子在轮流表演吊杠。其中的一个高个儿快步走到台前微笑着向观众投去一个飞吻。他头发中





分，紧身衣下，胳膊和腿上的肌肉清晰可见。他挺了挺胸，纵身一跃握住吊杠，两手悬在上面，整个身体迅速翻转。时而两臂绷紧，用胳膊把身体笔直地支在空中。

从杠上跳下来后，他在前排池子里的观众的掌声中微笑着再次向观众致意，接着便走到布幕边站着，每走一步都要显示一下他那腿部的发达肌肉。

接着又来了一个，比第一个矮一点儿，但身体更健壮。他走到前台，作了同样的表演。第三个人也是如此，但观众的掌声却更为热烈。

杜洛瓦并没有怎么看台上的表演，他不时回头向身后的回廊张望着，因为那里站满了男人和姑娘们。

弗雷斯蒂埃向他说道：

“你看看池子里，全是些带着老婆孩子专门来看表演的小市民，都是些蠢货。在包厢里有好些专逛剧院的人，有三五个搞艺术的，还有几个二流妓女。而我们身后，则是巴黎最耐人寻味的乌合之众。那些男人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不过全都是坏蛋。他们中有银行、商店、政府的职员，有记者，有妓女们的面首，还有穿着便服的军官和衣冠楚楚的纨绔子弟。另外便是些不三不四之徒。至于那些女人，都是晚间在‘美洲人咖啡馆’鬼混的那种人。这种女人只要一两个路易就能跟你走，若遇到陌生人，他们就能拿上5个路易，而且一有空她们就会与老主顾约会。6年以来，她们每天晚上都出没于同样的地方，除了有时在圣拉扎或卢西纳的医院接受治疗以外。”

杜洛瓦无心听他这些话，因为这时已有一个这样的妓女倚在他们的包厢上，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是一个褐发的浓妆艳抹的胖女人，深色的丝绸长裙似乎放不下那两只高高隆起的乳房，鲜红的双唇显示出一种过分热烈的野性，颇能唤起人们心头的欲望。

她以谁都能听得见的声音向身边的女友说道：

“瞧，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如果肯出10个路易，我是不会拒绝的。”



“这话是说给你听的，她看上你了，亲爱的，祝贺你。”弗雷斯蒂埃回过头来，微笑着在杜洛瓦的大腿上拍了一下。

杜洛瓦顿时满脸通红，下意识地用手指摸了摸放在背心口袋里的两枚金币。

台上大幕已落，乐队奏起了华尔兹舞曲。

杜洛瓦乘机找了一个透透风的借口，和弗雷斯蒂埃出了包厢，立刻被卷进了走廊里的滚滚人流中，那些妓女在高筒礼帽中间随心所欲地穿来穿去。

杜洛瓦心神荡漾，如痴如醉地吸着空气中的烟草味和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儿。此时弗雷斯蒂埃已满头是汗，气喘吁吁，而且又咳嗽起来，他们只好来到一个搭有凉篷的院落中。

“再来一杯啤酒？”弗雷斯蒂埃问道。

“好的。”

他们坐了下来，人们三三两两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不时有女人上前来搭讪。

这时，刚才依偎在他们包厢后面的褐发女人走了过来。她手上挽着那个肥胖的金发女友，神情傲慢。见到杜洛瓦的一刹那，两人已心照不宣。她和女友坐下来，喊了一声：

“服务生，请来两杯果汁儿。”

弗雷斯蒂埃不免惊讶地说道：

“你太放肆了吧？”

“我看上了你的这位朋友，他可真是英俊潇洒。为了他，我恐怕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杜洛瓦怯生生地坐在那里，只是憨笑。

这时服务生送来了两杯果汁儿，她俩一饮而尽。然后，她们站了起来，那个金发女人向杜洛瓦亲切地微微点了一下头，用扇子在他手臂上轻轻打了一下，说道：

“我的小宝贝儿，让你开口真不容易。”

说罢，她们扭着屁股走了。

弗雷斯蒂埃哈哈大笑：





“老兄，看到没有，你对女人有一种天生的魅力，好自为之吧，以后会大有好处。”

他停了一下儿，接着又自言自语道：“要想平步青云，她们是个捷径。”

接着又对一直不语的杜洛瓦说：

“你再呆一会儿吧！我先回去了。”

“好吧，我再坐一会儿。”杜洛瓦喃喃地回答。

“别忘了明天晚上，泉水街17号，7点半。”弗雷斯蒂埃又提醒了一下儿明晚的约会，站起身走了。

他一走，杜洛瓦顿时感到一身轻松。他又兴奋地摸了摸口袋里的两枚金币，然后钻进人群，用目光搜索着什么。

他很快找到了刚才的那两个女人，但走近时又犹豫了。在拥挤的人流里还是那个女人先开了口：

“想去我家坐坐吗？”

垂涎已久的他早已心潮澎湃，立刻答道：

“想倒是想，不过我身上只有1路易。”

“没关系，”她笑了笑。接着，她挽起杜洛瓦的手臂，向外走去。杜洛瓦这时心想，用剩下的20法郎为明晚的约会租一套晚礼服，绝对没问题的。

乔治·杜洛瓦如约登上了弗雷斯蒂埃家的楼梯。第一次穿上这么隆重的礼服，再加上身上的这套装束太不配套——靴子不是漆皮的；今天早上花4个半法郎在卢浮宫附近买的衬衫也因布料太薄而出现了裂缝；裤子也太肥了，而且皱皱巴巴的，一看就知是旧的；只有上衣同他的身材大体相宜。因此他有些局促不安。到二楼时，突然间，他看到一位衣冠楚楚的先生正站在对面看着他，原来那是镜中的自己。一时，他竟认不出自己来了。一眼看去，他的体态是那么潇洒，俨然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士。

现在，他对自己仔细端详了一番，觉得自己这身打扮确实无可挑剔。继而又对着镜子设计起自己向女士们献殷勤时的每一个微笑、每一个眼神来。

